

第八回 假裝點奸裏藏奸 好姻緣錯中不錯

詞曰：

煙片片，雨絲絲，廉裏春風廉外吹。芳草不愁人已遠，淚痕先教杜鵑知。

右調《搗練子》

卻說胡同來到嘉興，要央華木臣訂納禮成親之期，就備了一副厚禮，先來見華木臣。

原來這華木臣，也是嘉興一個鄉紳。見胡同來拜，就出來見了。胡同道：“拜違師範，又已數年，年師道履較前越覺清勝。”華木臣道：“學生解甲以來，就不曾與賢契聚首，今日何故光臨敝地？”胡同道：“門生承方古庵先生之愛，去歲在山左時，曾有婚姻之訂，約門生到此完姻。”木臣道：“是古翁令媛麼？他擇婿數年，並無得意者，今日東床之選恰是賢契，恭喜！”胡同道：“門生門楣迥異，蒙方老先生知己之感，皆托老師之庇。如今當有一事，求老師玉成。”華木臣道：“有何事見教？”胡同道：“去歲門生入都鄉試，在家叔住所，方先生托張刑尊做媒。因門生匆匆北上，他又在住所，是以未曾納聘，約門生到此相會。如今門生不便就去奉謁，納採合巹之期，皆要煩老師一訂，不知老師臺允否？”華木臣道：“已成美事，教老夫做現成媒人，有何不可？”胡同連忙打恭道：“如此甚感，只是動勞老師不當。還有一語，門生已改名胡朋，老師不必說起舊諱。”華木臣道：“原來尊諱改了。如今貴寓在何處？好來奉拜。”胡同道：“在西門內準提庵。”又喫了一道茶，作別起身，又叮嚀道：“煩老師就為一行。”華木臣道：“學生就去。”

送了胡同出門，心下想道：“我聞得方古庵之女大有才情，選婿數年，並沒有中意的，怎麼選中了他？此人之才與貌都只平平，家勢又甚單寒，為他哪一樣？若止要如此選婿，也不必選了。但他說已成之事，我何難一行。”就叫搭轎去拜方老爺。

他是方公鄉同年，就出來見了。二人作揖坐下，方公先開口道：“前日奉擾之後，月余不晤年兄，今日何幸賜顧？”華木臣道：“特來做冰人，索年兄喜酒喫。”方公道：“小女已許人了！”華木臣道：“所許者可是胡朋？”方公道：“正是。年兄何以知之？”華木臣見他與胡同的說法一般，便道：“此乃敝門生，昨日到此，不敢輕謁泰山，特托小弟先來，請納採合巹之期。年兄這個喜酒，可該與小弟喫麼？”方公大喜道：“果然胡郎到了麼？”華木臣道：“在準提庵作寓。”方公道：“煩年兄致意胡郎：我輩行事，何必拘拘世俗。請胡郎先來相會，然後議納採之期，寸絲為定也就是了。”華木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弟去復敝門人。”方公要留他小酌，華木臣道：“當真先喫喜酒？改日一總擾罷。”說畢大笑出門。

也不回家，竟到準提庵裏來回拜胡同，胡同道：“勞動老師大駕，門生不安之甚，怎麼又勞賜顧。”華木臣道：“承賢契之命，即去晤敝同年。敝同年大喜，說知己行事，何必拘拘世俗，要賢契先去會了面，商納採之期，只要寸絲為定。”胡同沉吟一會說道：“雖然是家岳之意如此，以門生愚意，還是先納採、而後登堂的是。納採之禮門生皆已備來，今日是十五，十七大吉，就是十七行禮如何？煩老師再為一行。”華木臣道：“既如此說，老夫明日再去。只是敝同年生性極執拗的，他的意思如此，定要任性到底，依我夫之意，依他也好。”胡同道：“求老師再去一言，允與不允，再作商量何如？”華木臣道：“領教。”

到了次日，果然又來見方公，把胡同的話說了。方公道：“又來拘了，胡兄快士，何以作此俗套？不瞞年兄說，老夫山左私行之時，與胡兄逆旅相遇，遂訂婚姻，此時小弟扮做卜士。如今相別一載，渴欲與之一會，幸年兄拉之同來。”華木臣道：“原來如此。小弟就與敝門人同來奉謁。”說畢，相別而去。只得又來見胡同，說方公畢竟要先相會的。話說了，胡同沒法，沉吟不語。華木臣道：“賢契不必遲疑，方公之意如此，同行甚妙。”胡同無奈，只得應允。進去換了幾件新衣服，一頂新方巾，對鏡子照了又照。華木臣等了半日，方纔一同上轎，往方公家來。

方公聽見，連忙出廳迎接。只見一個人同華木臣進來，生得：

臉麻面黑，頸短身長，頰下黃鬚數莖，口邊黑痣幾顆，兩眼光滑窺人，遍體動搖裝俏。飄巾奕奕，顧盼裝名士風流；闊服層層，搖擺做當道氣象，腹無半字而滿口之乎，家有千金而一身勢利。果然一派油腔，絕無半點文氣。

方公看了，不認得這個人，心下疑惑，見胡同同了華木臣進來，還疑做胡朋的親族，相見作揖。只見胡同一頭作揖，一頭道：“過蒙岳丈大人錯愛，感激不盡。”口裏糊塗亂說。方公還聽不真切，相迎坐下。方公便問華木臣道：“此位何人？”華木臣道：“就是胡兄。”方公還只是胡朋的同宗，又問他道：“胡郎是貴同宗麼？”胡同道：“正是小婿。”方公聽了，不覺大怒道：“豈有此理！兄不是胡朋，怎麼來冒認？”胡同道：“小婿正是胡朋，天下並無第二個，岳父不要錯了。”方公大怒，罵道：“胡說。你是何處來的光棍，如此可惡！胡郎即與我盤桓數日，哪裏是你？”胡同道：“岳父不要動惱，這是來假冒我的名的了。可惡，可惡！”華木臣聽見此二人爭嚷，不解其故，又不好開口。方公道：“你是何處光棍，如此大膽，叫人來與我縛了送官。”華木臣聽見要送官，便道：“年兄，這是怎麼緣故？小弟不解。”方公纔說道：“小弟昨日告訴年兄的，在山左私行之日遇著胡郎，後來托張推官訂成婚姻。這個光棍走來冒認，豈不可惡！”胡同也亂嚷道：“我在家叔任上，你托張推官來做媒，要把女兒與我，如何說我冒認？你想要賴婚，故意如此。”方公聽了“賴婚”二字，越發大怒道：“你這光棍，滿口胡說！請問我在何處見你，肯把女兒與你？你叔子可是胡宗堯？”胡同道：“怎麼不是！”方公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，這是胡宗堯的圈套了。”

華木臣聽得他兩個如此大嚷，便道：“二位都不要嚷，我想這個緣故，其中必然錯了。年兄所遇胡郎，想是與此兄同名，未必是胡宗堯之侄。”又對胡同說：“敝同年昨日就對老夫說，他私行之日遇的。如今兄既不曾會過，則非可知。如今又不曾納聘，彼此既不情願，不如善解為妙。”胡同見勢頭不好，料想不能得成，便假意道：“你要賴我的婚，我怕沒有老婆？我到長安，自有講處。”一頭說，一頭走了。

方公氣得面如土色，對華木臣道：“有此奇事。”華木臣道：“天下同名同姓者多，他只不該來認。小弟昨日也就疑心，我說他是個書生，人才也只平平，為何年兄肯把令媛與他？昨見年兄十分歡喜，所以不好言及。”方公恨恨道：“這都是胡宗堯之計。那個胡郎，溫溫君子，豈有假說胡宗堯之侄？你不肯把侄兒與我也罷了，怎麼將此光棍哄我！”說罷，恨恨不已。華木臣告辭起身，方公也就不留，說道：“多勞年兄！”送了華木臣去，進到裏面，氣得一字也說不出，只是歎氣。夫人問道：“出來見了新女婿進來，為何氣得這樣？”

方公隔了半日，方纔告訴夫人、小姐如此緣故：“這分明是胡宗堯老賊，將這個光棍騙我。萬一我一時接受了他的聘禮，豈不誤了女兒終身大事？我決不與他乾休！”夫人默默無言，小姐卻心中暗喜。

方公受了這場惡氣，心裏只是不樂，又捨不得胡朋。過了月餘，忽然想道：“當初胡郎曾對我說，住在蘇州胥門裏。我再去訪他一番，或者遇著也不可無知。”就收拾起身，到了蘇州，在山塘上寓了。此時錢推官已行取，正要起身，方公先來拜他。錢推官道：“蒙老師再造之恩，已得行取，刻下就將入都。老師有何見教？”方公就把椅子移近，附了他耳邊說了半日。錢推官打恭道：“領教，領教！”

方公逢人就問胡朋的消息，並無一人曉得。差人到胥門裏尋訪，去了半日，回說胥門內遍處去訪，並沒有一個姓胡的秀才。方公道：“他說門前有幾株柳樹的，你如何不尋？”家人道：“門前有幾株柳樹的是聞家。他家舊年中了一個舉人，並不姓胡。”方公聽了，心下疑惑，因想道：“我原要定聞生，因賈有道這賊誤了。如今他已發北闈，不知會試如何？我不如拜他一拜，說明此事。況且那個胡郎，又說與聞生相好，就問他一聲。”連忙寫帖子來到聞家。只見家人回道：“相公在京未回，只有太爺在家。”方公道：“就見他父親也好。”換了一個“眷弟”帖子，門生傳了進去。

聞公見是方古庵來拜，心中想道：“他去年不知何故，壞了我兒前程，今日又來拜。如今兒子已中，我偏生出去見他一面。”一面怒氣走出來。方公見了，連聲道：“得罪，得罪。學生去年為奸人所誤，獲罪賢郎，今日特來負荊。”就把賈有道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說罷，又欠身致謝道：“是小弟不明之罪。然而一種愛才之心，可矢天日！”聞公見他如此，也回嗔作喜道：“原來如此。小人可惡，一至於此。”方公又問起胡朋，聞公道：“小兒相交，學生不知，若說最相契者，則王、富諸子之外，卻是沒有。”方公道：“也曾說住在胥門內。”聞公道：“若說胥門內，則一發沒有。莫非此生托詞的？”方公越覺疑惑，只得別去。

聞公免不得請方古庵喫酒，方公欣然赴酌，就請王楚蘭、杜伯子來陪。上了席，杜伯子道：“稟報到了，富子周高捷。相如不知何故反落孫山。”王楚蘭道：“功各遲早，自有定數。論起理來，相如也該聯捷。”聞公默默不語。隔一會問道：“城內幾人都報完了麼？”王楚蘭道：“想是都報完了。”方公道：“令郎高才，不在遲早，留在下科掄元之意。”喫了一會，又說起賈有道之事，王楚蘭便道：“老先生令媛曾出閣否？相如今當未聘，晚生輩執柯，仍舊成此美事如何？”方公想道：“我雖中意胡郎，不想又是萍蹤浪跡，前日又被胡宗堯騙了，受了這場惡氣。我初意原要聞生，何不了此本願。”就回道：“小女尚未受聘，如此甚妙！老夫借此以贖前愆。”聞公也大喜道：“只恐不敢仰攀。”王楚蘭道：“都不必太廉，冰清玉潤，正是佳偶”。說罷，翻席又飲。

到了次日，王楚蘭、杜伯子果然二家說合，彼此交拜了，單等聞生回來下聘。方公就回嘉興，與夫人、小姐說知。小姐大喜，柳絲說：“此可謂天隨人願！”

不說方公在家定親。且說聞生在京會試，因文章奇了不中，就星夜回去。到了濟南，胡公夫婦接著，說道：“又恭喜又冤屈了。”說了些離別的話，聞生仍到舊時書房安歇。少不得置酒接風，聞生在席上又說起場中做夢之事，胡公大驚道：“胡同是胡益交之子，前日他新在此處，方古庵定他做了女婿。不知有何壞陰騭的事，革去舉人？”聞生聽見說做了方古庵女婿，便道：“母舅認得此人麼？怎麼做了方古庵女婿？”胡公道：“是你行後，方古庵忽然托張刑廳來對我講，說我有個侄兒胡朋，他要招他為婿。你曉得我並無子侄，我就回了他。”聞生問道：“後來卻怎麼被此人定了去？”胡公道：“原來胡益交之子叫做胡朋，他曾與我連宗，所以說是我的侄兒。”聞生沉吟了一會，問道：“既然他叫做胡朋，為何母舅又說胡同是他？”胡公道：“他原名胡朋，因納監所以改為胡同。”聞生又沉吟一會，問道：“母舅可曉得為甚麼緣故方古庵要定他？何人為媒？”胡公道：“方古庵說見他的詩文。後來我說他自有父親，不好主持，他就叫張刑廳做媒，如今方古庵告病回去，也好成案了。”聞生沉吟失色。

小姐在旁邊見聞生出神，臉色變了，便問道：“胡郎定了方小姐，哥哥何故失色？”聞生見小姐一眼看著他，臉上似有疑心之意，便道：“我因夢中之言奇異，所以如此。”說罷，恐怕小姐疑心，只得強打精神，喫完了酒。回到房中，心下想道：“這胡朋明明是我鬼名，難道真有一個胡朋？莫非遇著的卜士就是方古庵？所以說是母舅侄兒。不要被他的冒認了去！”又想到：“或者他是真胡朋也不可無知，為何不謀而合？但夢中明明說胡同冒認人家婚姻，壞了本心，革去他舉人。況且他叫做胡同，怎又原名胡朋，這是冒認無疑了。我想方公逆旅相遇，就肯把女兒許我，也可謂知己。前日江中之事，小姐又殷殷有情，我如今不能娶他，也是我負他了，萬一因我的緣故，被光棍冒去。使他失身非偶，豈不是我害他！如今得個明白纔好！”心裏左思右想，一刻之間，換了幾十個念頭，弄得一夜不眠。

次日起來，纔梳洗了，又想著方小姐之事，放心不下，就拿出那首回文詩來看，看了幾遍，不覺長歎一聲。只見茜芸小姐立在門外，推門進來，聞生喫了一驚，連忙把詩藏在袖裏，小姐道：“甚麼詩，看了長吁短歎？與我看看。”聞生不肯拿出來，小姐向袖裏來奪。聞生只得拿出來道：“一首回文詩，你看便了。”

小姐拿起仔細一看道：“這字不是你寫的。分明是女子筆跡，是甚麼美人做的？在此看了歎氣。”聞生見他有些醋意，便道：“偶然一個朋友處得來，並非美人所作。”小姐道：“你告訴我這個女子姓甚？”聞生道：“不知何人所作，我實不曉得。”小姐道：“你不肯對我說，我也不還你。”一直袖了進去。聞生見他竟自進去了，便想著：“看他大有醋意，我若對他說了，他越發要喫起醋來，莫如不說的好。”也就走進中堂。

只見小姐拿著一條絲帶，鬥想一個雪裏拖槍的貓兒耍子，見了聞生來，故意不理他。聞生道：“這貓倒有趣。美人鬥貓，是一佳題，我做一首詩你看。”就叫丫頭取筆硯來，寫道：

雨過蒼`上碧墀，蜻蜓相逐出花枝。

美人斜映珠簾立，手擲絲毬鬥玉狸。

因對小姐說：“你也做一首。”小姐道：“我是不會做，你叫那個會做回文詩的去做。”說罷，微微而笑。聞生道：“無影無蹤之事，你就惱起來，不要錯怪了人。”小姐道：“你為甚仔不對我說？”聞生正要辯，適夫人走來，就走開了。

又過了一日，聞生心中想道：“方小姐之事，有八九分被人冒認，一二分真有其人。我如今縱不想成就婚姻，也該速趕去說明，庶不害他。就是表妹的親事，我在此無益，不如去對父母說了，好來求親。”小姐聽見他說要去，大是不忍，說道：“我昨日與你取笑，你敢是惱了，所以就要回去？”聞生道：“我並不惱。一則因大事未成；二則恐怕舅舅疑心。”小姐道：“雖然如此，我心中只是不忍。”聞生道：“只此一別，就得長久聚首了！”就擇了日子，對胡公夫婦說知。小姐私下出來，與聞生執手叮嚀，說道：“哥哥此去，千萬就來，無使小妹有白頭之歎！”聞生道：“我已有誓在先，妹妹不必多慮。但你要寬心保重身體，不要又是前日。”說到此處，二人彼此掉淚。聞生就口佔一首送他道：

不是經年別，其如情自傷。
心留身已遠，目斷雁成行。
小姐也就和一首道：
少小不知別，別時心暗傷。
牽衣問郎意，欲語淚千行。
二人掩淚而別。正是：
世上萬般哀苦事，莫過死別與生離。
未知聞生行後事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巧聯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